

十九世紀俄羅斯文學史

(下)

卡普斯金講

北京大學俄語系文學教研室譯

目次

六十年代文学运动的历史情况	287
屠格涅夫(1818—1883年)	291
岡察洛夫(1812—1891年)	332
A. H. 奥斯特洛夫斯基(1823—1886年)	354
涅克拉索夫(1821—1878年)	371
卑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年)	445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年)	470
米·叶·薩尔蒂柯夫—謝德林(1826—1889年)	504
列夫·托尔斯泰的创作(1828—1910年)	564
科罗連珂(1853—1921年)	669
安·巴·契訶夫(1860—1904年)	693

十九世紀前半期的历史背景

十九世紀俄罗斯文学史，一般地說，是苏維埃时期以前的俄罗斯文学史在題材方面最丰富、最复杂的一个时期。由于某些情况，这一时期的俄罗斯文学成了社会上进步团体的講壇。十九世紀俄罗斯文学史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的高度思想性以及它对于俄罗斯生活中最重要的各个方面的深刻反映，这些方面是和政治、經濟、思想、文化領域內的巨大变化相联系着的。当然，十九世紀俄罗斯文学不是統一的，它不是一个“統一源流”的文学。这一时期的文学，反映着互相矛盾的政治思想观点、美学原則和各种不同的思潮、派別、政党的斗争。然而，尽管如此，十九世紀俄罗斯古典文学却拥有像普希金、果戈理、別林斯基、謝德林、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契訶夫以及其他卓越的作家和詩人，这样一些文学天才，它的决定性的特点是：保衛人民利益和为人民的幸福而斗争。

“为艺术而艺术”的思想，袖手旁观的态度，以及对社会、人民群众的生活漠不关心的态度，都是与俄罗斯古典文学背道而馳的。十九世紀俄罗斯文学从它發展的最初阶段起，就坚决地轉到遵循现实主义原則描写现实的道路，自然，这是繼續着十八世紀文学的优良傳統。十九世紀俄罗斯文学是和俄罗斯的解放运动相联系着的，这是它的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因为它是批判地描写现实，所以被称为批判的现实主义文学。十九世紀俄罗斯古典文学不仅是具有高度思想性的文学，而且也是具有高度艺术性的文学。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契訶夫及其他古典作家的創作，就足以証明上述事实。所有这些也就决定了俄罗斯文学在俄罗斯社会和人民的生活中、在俄罗斯文化和教育的發展中所起的重大作用，并且也

决定了它的世界意义。

十九世紀俄罗斯文学的分期是以列宁关于俄罗斯解放运动分期的原理为根据的。列宁在其“論俄国工人报刊的历史”一文中指出，俄罗斯解放运动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貴族革命阶段——自 1825 年至 1861 年；第二阶段是平民知識分子革命阶段——自 1861 年至 1895 年；第三阶段是無产階級革命阶段——自 1895 年至 1914 年(1917 年)。这三个阶段的划分是与誰是某一阶段解放运动的主要人物这个問題联系着的，即貴族革命家，革命平民知識分子和無产階級。当然，任何一个阶段里都产生着新的力量，例如，在解放运动的貴族革命阶段，已經出現了平民知識分子(別林斯基等人)，他們从解放运动中挤走了作为主要人物的貴族革命家。

由此可見，俄罗斯解放运动發展的規律性决定了十九世紀文学發展的性質。

十九世紀文学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創立和發展起来的。当然，十九世紀初俄罗斯文学的發展还是和十八世紀文学傳統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并且这些傳統从来也沒有在俄罗斯文学中消失过(如十八世紀拉季謝夫和其他进步活动家的遺產)。十九世紀前半期的俄罗斯文学究竟是在什么情况下發展起来的？这个發展有什么特点？其結果如何？这个發展是和思想、美学、文体方面的哪些問題有关系？我們现在就簡單地談一談这些問題。十九世紀前半期的特点是，在俄国生活的各个方面發生了許多本質上不同的重大事件和变化。

十九世紀前几十年，在俄国可以看到，从十八世紀就已开始了的旧的封建农奴制度瓦解的过程和封建农奴制度內部新的資本主义制度形成的过程，变得日益深刻和激烈。需要工人来参加的工業發达起来了。农民在所謂 1861 年农奴解放以前是处在地主的

統治之下。在工業中工人的数量愈來愈增多。階級鬥爭在這個時期日益緊張而尖銳。農民起義一個接着一個發生，專制政府殘酷地鎮壓這些起義。直到 1861 年，沙皇政府在農民革命起義的威脅下，才不得不把農民從農奴制的從屬地位中解放出來。保羅一世被刺後，亞歷山大一世即位，他的統治是以向自由主義獻媚開始的。起初，亞歷山大一世的自由主義政策使得俄國社會的文學和思想生活有了較大的發展。但不久，亞歷山大一世便步上了自己先輩的後塵，而亞歷山大的親信之一——阿拉克切耶夫就開始統治了俄國，他是一個愚蠢而又殘酷的頑固分子——黑暗勢力派。反動政策勝利了。

與 1812 年衛國戰爭有關的各種事件，對於俄國的历史生活及其發展具有重大的意義。拿破崙的侵襲喚起了全國人民對侵略者作鬥爭。1812 年的衛國戰爭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民族自覺的形成，同時也促進了革命民主主義思想的形成。在同拿破崙軍隊進行的鬥爭中遭受深重苦難的農民，是希望獲得解放的；進步的貴族知識分子希望削弱專制制度，希望在生活的各个方面獲得進步。但他們受騙了，他們的希望都落空了。在 1812 年戰爭後，沙皇政府急劇地向右轉了。所有這一切引起了秘密革命團體的形成。十二月黨人運動就是貴族革命者最有力的一次革命活動。但是他們遠遠離開人民，因此遭到失敗。尼古拉一世統治的特點，是最黑暗的反動勢力猖獗一時。這是俄國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個時期。反動派拼命攻擊文學，攻擊社會上進步的代表者。但農民的騷動依然繼續着。被奴役的農民的這種鬥爭和千百萬農民的不滿情緒也就決定了國內整個社會政治和思想生活的性質，而現實主義的民主主義文學的發展問題是和這個問題緊密相連的。十九世紀初，俄國出現了普希金，隨后又出現了萊蒙托夫、果戈理、別林斯基和赫爾岑。儘管處在一個嚴峻的時代，並且存在着可怕的政治制度，可

是藝術却在發展着，文學也在成長着。批判的現實主義文學通過鬥爭和克服矛盾而鞏固起來了。文學的發展是和文學語言的發展密切聯系着的。在很長的時期內，俄羅斯文學的許多優秀代表人物曾為符合時代要求的、接近人民日常口語的文學語言而鬥爭。因此我們應該回憶一下十九世紀初希希科夫派和卡拉姆辛派之間的鬥爭。希希科夫是靠近沙皇宮廷的一個人，他反對由於卡拉姆辛的活動而在文學語言方面出現的一些新事物。“卡拉姆辛派”在使語言接近口語方面比卡拉姆辛本人更前進了一步，他們為創立沒有古語和地方語的文學語言進行了鬥爭，就其意義而言，他們做了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事業。關於文學語言和關於詩的語言的問題，是文學發展的各個階段必須注意的中心。在這一時期，即大約在十九世紀前半期社會文化生活的歷史上，下面一些團體起了相當甚至是重大的作用，如“文學、科學、藝術愛好者協會”，它把具有急進情緒的貴族、平民知識分子（波倫、普寧、波普加也夫等）聯合起來了；又如“阿爾扎瑪斯社”，其中有這樣一些詩人，如巴丘希可夫、茹科夫斯基、維雅塞姆斯基、丹尼斯、達威多夫、年青的普希金和其他進步詩人及社會活動家。在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別林斯基、赫爾岑等人所組織的團體起了重大的作用。

現實主義的俄羅斯文學的發展，特別是詩的發展，當然同反對舊的美學原則，反對曲解文學作用與文學本質的錯誤觀點的鬥爭有聯系。正確反映生活、真實描寫現實和人的內心生活的文學運動，是一個複雜而又矛盾的過程。例如，十九世紀最初幾十年，文學中還有古典主義和感傷主義的模仿者；出現了浪漫主義，現實主義傾向也在成長着、加強着。有時在某個作家或詩人的創作中，還可以找到這種“多樣性”的獨特的反映。但文學發展的一般傾向是很明顯的，這就是高度的思想性和人民性，民族特色，正確而深刻地揭露現實以及人的內心生活的一切現象。

現在我們講一講十九世紀俄羅斯文學史的一些事實。

茹科夫斯基的創作(1783—1852年)

別林斯基寫道：“沒有茹科夫斯基，我們就不會有普希金”。我們可以強調說，沒有普希金，也就沒有未來的俄羅斯文學。因此，我們必須分析和闡述茹科夫斯基的創作。

茹科夫斯基是地主布寧的私生子。他曾受到高深的教育，并且和當時最著名的文學代表人物有密切聯繫。杰爾查文把茹科夫斯基當作自己的繼承者來祝賀他。杰爾查文寫道：

茹科夫斯基，我把這破舊的豎琴贈給你，
作為我給你的遺產，
我已經低著頭，站在
險峻的坟墓的深淵上面。

但是，假如茹科夫斯基只是十八世紀文學某些傳統的繼承者，他就沒有他在十九世紀初文學運動中所具有的那種意義。茹科夫斯基在自己發展的一定階段上，主要的功績是給詩帶來了一些新的特點。他不是一个諷刺詩人，十八世紀文學的革命傳統對他是格格不入的。在他的創作中，我們找不到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政治、思想鬥爭的反映。他靠近宮庭，并且和宮庭集團的代表人物有聯繫，而他的思想完全是善良的。當然，這並不是說，他接受了來自沙皇和當權人物的一切東西。我們知道，茹科夫斯基在普希金、謝夫琴科及其他失寵的藝術家、作家的生活中起着巨大的作用，但在他的創作中沒有對專制制度、農奴制度、貴族階級進行譴責。茹科夫斯基的世界觀完全是保守的。而在文學中，在俄羅斯詩歌的發展中，茹科夫斯基是有一定的功績的。

談到茹科夫斯基的創作時，必須強調他的作品中的愛國主義主題。這些愛國主義的主題，首先和 1812 年衛國戰爭的事件有聯繫，並且一般地和當時的軍事情況也有聯繫。大家知道，1812 年的衛國戰爭對俄國的歷史、生活，特別是對俄羅斯文學發生了巨大的影響。茹科夫斯基以自己的一些詩篇響應了這些事件，在這些詩里，他歌頌俄羅斯的武器，歌頌俄羅斯戰士、統帥（庫圖佐夫等人）以及沙皇的勇敢。如果撇開沙皇不談，那麼無疑地可以說明詩人對祖國的愛和他同祖國的堅固聯繫。屬於這類詩的有“克里姆林宮的歌手”、“斯拉夫勝利者墓上流浪詩人之歌”、“獻給勝利者的統帥”、“俄羅斯軍營的歌手”等。1806 年寫的“斯拉夫勝利者墓上流浪詩人之歌”的特点是假想的文學形式，茹科夫斯基號召斯拉夫子弟們起來復仇：

“不，不！我們俄羅斯人
將以全力擊敗那些敵人！
在枷鎖的重壓下呻吟的，不是我們，不是我們！
使妻子兒女淫亂墮落的，不是我們！
是讓我們的祖國成為他們利爪中的獵獲物呢？
還是讓我們好好地懲罰那些驕傲不遜的人？
啊，俄羅斯人，你那雷霆萬鈞的威勢啊！
讓他們在你的鐵拳下嚐一嚐苦頭吧……”

茹科夫斯基詩中的愛國主義主題，在獻給鮑羅金諾戰役的英雄的“俄羅斯軍營的歌手”中達到了頂點。這首詩在音調方面不同於茹科夫斯基的其他作品。在這首詩里聽到愛國詩人雄壯的聲音。“軍營的歌手”是用莊嚴的詩體寫成的，然而它和抒情的主題結合在一起。例如，除了歌頌德米特里·頓斯基、彼得一世、蘇沃洛夫及其他光榮的祖先和同時代人以外，同時詩人也談到他和人類心靈感到最親切的一些現象：

“祖国的田野、丘陵，
祖国天空的可爱的光辉，
我所熟悉的那些河流，
童年时代的愉快的游戏，
和童年时代的那些教育，
什么能够代替这些美好的东西？
啊，神圣的祖国，
当我歌颂你的时候，
什么样的心能不颤抖呢？”

在“俄罗斯军营的歌手”中，浪漫主义的情调是很强烈的。这种浪漫主义情调在描写那个“美丽的少女”时最突出，她为朋友而忧伤，她的朋友，也许在伟大的战役中死去了。最后，茹科夫斯基按照十八世纪古典颂诗的传统，以假想的文学手法描写了战争插曲；从而也就出现了“盔甲”、“盾牌”、“刀剑”和“战车”，这些用语使描写鲍罗金诺战役历史的具体情景含有摹仿文体的成分。

茹科夫斯基是一位卓越的翻译家。别林斯基认为，茹科夫斯基的翻译活动，是他在俄罗斯文学中的主要功绩。他写道：“茹科夫斯基的诗的成功处，就是他对于德国诗人和英国诗人的作品的翻译和引用”。他翻译了格雷、汤马斯·摩耳、拜伦、歌德、席勒、乌兰得等作家的作品。茹科夫斯基的翻译作品应公平地算做具有典型性的作品。普希金写道：茹科夫斯基的翻译诗永远是模范的作品。茹科夫斯基最常翻译那些在主题、情节和气质方面接近于他的作品。但并不是永远如此，例如，他曾翻译萨乌其的故事诗“上帝对主教的审判”，在这里很尖锐地表示出抗议和公正复仇的思想。

茹科夫斯基即使在作为一个翻译者时，仍保留自己的诗的特性。他的翻译有着自己创作所具有的那样一些特点：它们都是由一个创作诗人创作的。例如歌德的故事诗“林中之王”的翻译。诗

人用極大的藝術力量和詩意的感情描述了一個騎者在“冰冷的黑暗里”奔馳的情景，並且吐露了他的感受。但格雷的作品“鄉村墓地”的翻譯，可能是最具有特征性的，再沒有像這部作品的感傷主題更符合於茹科夫斯基本人的氣質了。應該注意這一作品中藝術手法的選擇：結構，風景的描寫，形容語，比擬，它們賦予作品符合於感傷主題的柔和性和音樂性。這一主要傳達原作品的內在意義的手法，是茹科夫斯基翻譯的特點。詩人茹科夫斯基的翻譯活動，和他的全部活動有密切聯繫。茹科夫斯基自己曾經說過：“我的全部作品幾乎或者是別人的，或者是按照別人的題材寫成的，然而這一切也完全是我自己的”。應該記住，荷馬的“奧德賽”的最好的俄文譯本，就是茹科夫斯基翻譯的。

茹科夫斯基最初寫詩的嘗試是模仿羅蒙諾索夫、杰爾查文以及一些感傷主義者。茹科夫斯基同卡拉姆辛的認識，對他自己的創作發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並且在許多方面決定了他的詩的特性。

然而人們公正地把茹科夫斯基稱為浪漫主義詩人。文學史家布拉果伊正確地斷言，茹科夫斯基的詩“既不能容納在感傷主義學派的範圍內，也不能容納在比較早期的杰爾查文傳統的範圍內，它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世界文學發展的新方向——浪漫主義”。大家知道，浪漫主義是一個極其複雜的現象。高爾基把浪漫主義分成消極的和積極的兩種。我們把十二月黨人詩人、早期的普希金、萊蒙托夫及其他思想上進步的作家和詩人的創作，歸入積極的浪漫主義作品之內。消極的浪漫主義，通常反映反動的或保守的思想。這種浪漫主義的特點就是：或是企圖讓人們和現實妥協，“粉飾現實，或是誘引人們脫離現實而徒勞無益地深入自己的內心世界，思索人生的命運之謎”，思索愛和死……。別林斯基出色地評述了茹科夫斯基的浪漫主義特點，他寫道：“這是甚么樣的浪漫主義？這是願望、企圖、沖動、情感、嘆息、呻吟，是對於沒有實現的無

名希望的抱怨,是对只有上帝曉得的已經失去的幸福悲嘆;这是一个和任何现实情况都格格不入的世界,是一个住着幽灵鬼怪的世界,当然是住着迷入而又可爱的、并且是不可捉摸的幽灵鬼怪的世界;这是一个憂愁的緩慢流动着的永無止境的現在,它悲哭过去而看不見將來;最后,这是爱,是憂愁滋养着的爱,并且是假如沒有憂愁就不会繼續存在下去的爱。“茹科夫斯基的詩的这些特点,引起了具有革命情緒的人們的尖銳批評。批評家和十二月党人詩人對他的批評特別尖銳,他們認為茹科夫斯基作品的“天國的”浪漫主义,脫离现实和宗教特点,給社会和文学帶來有害的影响。例如,別斯士舍夫和雷列耶夫在1825年2月12日,即在十二月党人革命运动發展最激烈的时期致普希金的信中写道:茹科夫斯基的影响“太有害了:充滿在他的大部分詩作中的神秘主义,有时甚至十分迷人的幻想性、不确定性和某种朦朧的性質,毒害了許多人,引起很大禍害”。我們在注意上述的这一切时,同时應該清楚地知道:按照別林斯基的說法,茹科夫斯基“給俄罗斯詩歌以心灵”,他在自己的創作中表現了人的內心的感触和心理上的感受。茹科夫斯基享有盛名,首先在于他是一个故事詩的作者。他曾翻譯出很多歌德、席勒、比格尔、华脫·斯各特及其他作家的故事詩。故事詩的特点就在于:它是一种有着奇异的、历史的或英雄内容的富有情节的小型詩。茹科夫斯基翻譯的“林中之王”、“杯”、“斯瑪尔霍尔姆城堡”等等,正是这样一些故事詩。而“斯維特蘭娜”这首故事詩,过去和現在都非常流行。“斯維特蘭娜”这首詩中描写的是古老的俄罗斯民間仪式——少女們的算命。茹科夫斯基描写斯維特蘭娜在深夜里拿着鏡子給她心愛的人算命,他們分別很久了,关于他的命运,她現在甚么都不知道。在詩中,姑娘的焦虑、浪漫主义的幻想以及在一种不可知的东西面前感到的恐惧,都被鮮明地刻画出来了。茹科夫斯基巧妙地表达了期待、預感、痛苦的气氛,表达

了浪漫主義神秘的氣氛。茹科夫斯基在詩的結尾部分又使讀者回到了現實：未婚夫回來了，而斯維特蘭娜是幸福的。茹科夫斯基仿佛急于保衛自己的女主人公，使她免于遭受一切人間可能有的災害。

茹科夫斯基在這首詩中利用了俄羅斯的民間習俗和迷信。然而應該注意，故事詩“斯維特蘭娜”的“人民性”完全是假想的。杜勃羅留波夫很尖銳地談到這一點：“茹科夫斯基在‘斯維特蘭娜’中只表現了俄羅斯人民性中的一種東西，這就是人民的迷信”（“論俄羅斯文學發展中人民性滲透的程度”）。另一方面，在這些故事詩中，茹科夫斯基走進一個奇異的、英雄氣概的、高度浪漫主義的世界，貫徹着溫和、順從以及來世的永恒幸福等宗教思想。例如，故事詩“斯維特蘭娜”的結尾，就具有這樣的特征：

我的故事詩的意思是這樣的：

“我們這一生中最好的朋友

就是對於上帝的信賴。

造物主有幸福的法則：

在這裡不幸是虛幻的夢，

睡醒了就是幸福。”

關於自己創作的目的和方向，茹科夫斯基本人在他最好的一首哀歌“傍晚”里很清楚地寫道：

命運對我宣判了：沿着不可辨認的小徑漫步，
要成為平靜安逸的村莊的朋友，要愛美麗的山川，
要在深林的寂靜的昏暗中呼吸清新的空氣，
向着浪花飛濺的河水垂下自己的眼，
歌唱造物主和朋友們的愛和幸福。

按照茹科夫斯基的詩的性質來說，他是一位哀歌作者。茹科夫斯基的美學原則對於一個唯心主義和浪漫主義的詩人是最典型

的。关于这一点，他的詩“無法表达的”和另一首詩“神秘的訪問者”，提供了一个很清楚的概念。在这兩篇作品中，談到由天上降临到人間的詩，談到灵感的神秘，談到字句無力傳達現象的全部實質等等。最后这一論点，是那些茹科夫斯基类型的人們的特点。例如，“無法表达的”这首詩就是一个例子，但决不能說茹科夫斯基根本脱离生活。“梯昂与爱斯兴”是茹科夫斯基的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他借梯昂的口說道：

啊，不！不要埋怨宙斯的法律，

生活和宇宙都是美好的。

在这里他又說道：

神为了我們的幸福給了我們生活，

但是悲伤和生活却永远分不开。

茹科夫斯基实际上是一个善于描写精神上伤感、絕望、憂郁的真正詩人。別林斯基說：“茹科夫斯基作为一个詩人來說，主要是浪漫主义詩人，是俄罗斯第一个歌唱憂伤的歌手”。茹科夫斯基在一篇作品中曾經写道：

該走向何处？在遙远的地方有什么在等待着我們？

在人世上我們还信賴什么？

朋友，當我們做的事情是这样可憐的时候，

我們能不能再有什么可以希望？

茹科夫斯基由于躲避日常生活中的風暴和各种偶然事情而走进了一个个人兴趣和個人平靜幸福的世界，所以在他的創作中有着强烈的主觀主义。爱情的主题特別吸引他。在他看来，爱情是人类一切希望的王冠，他在“風神的豎琴”这首詩中写道：

在光荣和爵位上有什么值得仰慕？

爱就是我最高的、帝王的冠冕。

在“梯昂和爱斯兴”这首詩中，也反映出这种思想：

愛斯興，命運頃刻間可以破壞得了的
人世上的東西並不是我們的；
但是，崇高的愛情和快樂，
却是心靈上永不泯滅的幸福。

這是幸福；我的朋友，這並不是幻想。

但即使是愛情的主題，在茹科夫斯基的詩里，也總是和憂傷的主題相聯系着。關於這一點，他在“歌手”這篇詩里寫道：

他歌唱過愛情，但是他的歌聲是淒然的；

唉！他經受過的只是愛情的痛苦。

回憶的主題在茹科夫斯基的詩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詩人經常回到這個主題。在這個主題上詩人創作了他最好的作品之一——“歌手”，這是一篇感情激昂、震撼心靈的作品。作品開頭的幾句話是這樣的：

已經逝去的時日的魅惑，

你為什麼又重新甦生？

是誰又喚醒了往日的回憶

和早已沉靜下來的幻想？

對於現實生活的不滿是這一類主題的源泉。

茹科夫斯基是一位精細的大自然的描繪者，他所描寫的自然不僅是客觀的、作為裝飾用的背景，而且當進入抒情人物的情感生活中時，在很多場合下具有心理因素的意義。茹科夫斯基的浪漫主義手法所描繪出的大自然，充滿了動力、声响和芬香。例如，詩人在“海”這首詩中創造了一幅洶涌的自然情景的圖畫：

你翻騰，你呼嘯，你掀起了波濤。

或是在“傍晚”這首詩中所描寫的一幅平靜的大自然的圖畫：

已經是夜晚了……雲朵的邊緣已經昏暗了；

晚霞的余輝將在高塔上消逝，

小河中最后發着閃光的水流，
也跟逐漸暗淡的天空一起消失了。

茹科夫斯基積極地參加了卡拉姆辛派對希希科夫派的鬥爭。他是卡拉姆辛及其追隨者原則上的擁護者。茹科夫斯基的翻譯工作和創作，無疑地促進了俄羅斯詩歌及俄羅斯詩韻學的發展。茹科夫斯基的詩比他的先驅者的詩的見長處，是文法結構完整。茹科夫斯基力求他的詩“文筆純正”。他為了使詩“輕快明朗”，為了使詩的語句“簡潔有力”，一貫地提出了要正確表達思想的原則。詩人茹科夫斯基的語言，以它的音樂性和優美的音調著稱。普希金曾經談到他的詩歌的誘人的甜蜜。茹科夫斯基的詩在普希金以前時期的俄羅斯詩歌的歷史中的積極意義也就在這裡。茹科夫斯基的詩里不可能不反映出他的創作的內容。關於這一點，別林斯基談得最清楚，他寫道：“茹科夫斯基的詩遠遠超過他以前所有的詩人的詩，儘管他的詩還存在很多缺點：它還不十分自由，不十分深刻。茹科夫斯基的詩的內容是這樣的片面，以致他的詩不能反映出俄羅斯語言的一切特點和財富……，完全詩意的和完全藝術的詩的創作，是屬於普希金的”。

脫離現實生活的浪漫主義者、唯心主義者茹科夫斯基，不能成為一個偉大的民族詩人。他注定只能在某種程度上起着作為偉大的俄羅斯民族詩人普希金的先驅者之一的作用。

克雷洛夫(1769—1844年)

十九世紀初期的俄羅斯文學，是在極端複雜的情況下發展起來的。當我們談到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發展道路時，談到它 and 所有反現實主義的流派及傾向作鬥爭的道路時，應該特別注意這種

情况。这种發展过程当然不是一个簡單的、直綫的过程。但是,另一方面,现实主义的倾向在从艺术和文学的领域中驅除虛偽的、衰頹的东西时,便开始获得显著的优势。在这方面,應該考虑到所謂“輕松的”詩(巴丘希可夫的創作)的作用,考虑到納烈日尼、伊茲迈伊洛夫及这一时期文化生活中許多具有表征性現象的其他作品,它們証明着现实主义陣地在文学中的巩固和文学的“民主化”。这时的文学运动中有些出色的活动家,克雷洛夫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促进了文学面向现实,并使文学容易为人民群众所接受。他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是很巨大的。我們从十八世紀俄羅斯文学史中已經知道,克雷洛夫在十八世紀末社会文学的斗争中占着重要的地位。他在这个时期是戏剧家、諷刺政論家,大胆而尖銳地攻击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統治及整个农奴制度。克雷洛夫是十八世紀末最具有急进情緒的作家和报刊工作者之一,他实现了对貴族农奴制社会的罪惡进行諷刺性揭露的广泛計劃,繼承了諾維科夫的事業。拉季謝夫和諾維科夫的傳統决定了当时克雷洛夫活动的性質。十八世紀初,克雷洛夫創造了他的諷刺剧“特魯姆夫”,惡狠狠地把保羅一世諷刺了一番。戏剧这种体裁后来也引起了克雷洛夫的注意,即使在他已轉向寓言体裁时,他还写出了喜剧“摩登鋪子”和“訓女”。在这些作品里,克雷洛夫嘲笑俄国貴族的法国狂,嘲笑他們对法国时装及法国語言的迷恋。克雷洛夫在这些作品里貫徹了自己創作的爱国主义方針。

然而,尽管作为报刊工作者和戏剧家的克雷洛夫的活动在历史上有着很重要的意义,但使我們首先想像到的却是作为寓言作家的克雷洛夫。实际上,寓言作家克雷洛夫用自己的寓言一下子就取得了最民主階層的無數讀者的同情,而这种声誉直到現在也沒有稍減。克雷洛夫以自己的寓言作品而聞名世界。当偉大的俄罗斯寓言作家克雷洛夫还在世的时候,別林斯基就称他为“我們文

学的荣誉、光荣和骄傲”，首先特別強調他的創作的民族独特性和人民性。当然，克雷洛夫的寓言創作和他在十八世紀末的活动有着密切联系，一般說来，和这个时代的諷刺傳統有着密切联系。但克雷洛夫的寓言体裁完全是独特的和創造性的。大家知道，寓言的体裁是一种最古老的文学体裁。在克雷洛夫以前以及在克雷洛夫已經进行寓言創作的时期，俄罗斯文学中就有很多詩人写作寓言，例如：苏馬罗科夫、馬伊柯夫、黑姆尼哲、德米特里耶夫等等。但是这些寓言作家中，沒有一个达到像克雷洛夫的作品那样完美、内容統一、形式簡單以及接近現實的程度。

克雷洛夫早在十八世紀八十年代就轉向了寓言体裁，但这仿佛是他活动中的一个偶然插曲。实际上，克雷洛夫的寓言創作是在十九世紀初开始發展的，这已經不是偶然的了。問題在于克雷洛夫的寓言，正像我們已經指出的，是出現在俄罗斯詩歌及整个俄罗斯文学經历了自己历史上特別重要阶段的那个时代。在这些年代里，作为民族和人民的俄罗斯文学进一步發展的基础，已經奠定下来了。1809年初，克雷洛夫的第一本寓言出版了，它給作者帶來了全民的光荣。从这时起，在將近二十五年的期間，克雷洛夫都作为一个寓言作家而繼續活动。寓言作家克雷洛夫对格利鮑耶多夫、普希金、果戈理，以及对以后数十年的作家們起了極良好的影响。这种影响也表現在我們这个时代里。克雷洛夫在自己的創作發展中走着自己的特殊道路，他在当时的文学和詩歌中占有特殊地位。关于这一点，果戈理說得很清楚，他写道：“在那个时候，当我們的詩歌一方面迅速地走着自己的特殊道路，而一方面又被历来的时代及所有各民族的詩人培植着，被各种詩的領域的音响襲击着，并且自己在嘗試各种音調和合弦的时候，有一个詩人站在一旁。他給自己選擇了一条最不引人注意的狹窄的小路，几乎是無声無息地沿着它走着，直到他追赶过了所有其他的人，就像一顆